

南
史

六



列傳第九

南史十九

李

延壽

謝晦

兄瞻弟瞻從叔澹

謝裕

子恂玄孫微裕弟純述孫眺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孫超宗曾孫茂卿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哀之玄孫也哀子弈據安萬鐵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度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瞻遜絢位至宋文帝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武帝當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

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
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
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
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
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
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閬洛内外要
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
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
無伏輪於是群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
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劉穆之遣使

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
爲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
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參
審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爲右衛將軍加侍中
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
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
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
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爲警
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
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免晦侍中尋轉領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摠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翼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

裝舟艦傅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傳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荅詔啓草北行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執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

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土人多勸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勲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命超爲司馬轉登之爲長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矚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訖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旣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公流

二千虛館三月奉迎銜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滎陽之
世屢彼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
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
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時已戒嚴尚
書符荊州暴其罪狀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
津至于破冢旗旌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移
檄建鄴言王弘曩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傅
謀爲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羨
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道濟委之以衆
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

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佗唯愧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攜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成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

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絕行人
爲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齊何承天自晦
下並見原

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爲紫
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
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
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
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祕書郎解職隨從故
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
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

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勲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瞻歛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

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
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求晦聞疾
奔波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搃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
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
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
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
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瞻文
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瑒無才能爲祕
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
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

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弟瞻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瞻晨昏溫清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疾畏驚而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瞻至性咸納履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侍郎從坐伏誅

澹字景恒晦從叔也祖安晉太傅父瑤琅邪王友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劼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

帝以爲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說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荅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任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爲憂漸疎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勳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

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內史景仁幼爲從祖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下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

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
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
孫也歷位武帝鎮軍司馬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帝將
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帝以爲符
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
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
推亡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
脩復園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
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大司
馬左司馬專摠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尚書左

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帝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
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
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
白衣領職十一年爲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
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
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昏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
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曰武帝親臨其慟

子恂字泰溫位鄱陽太守恂子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
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
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旣而歎曰今日眞使人飄飄

有伊洛間意爲新安王主簿出爲廬江郡辟宋孝武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爲小郡乃以爲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西陽太守卒官子璟少與從叔朓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位中書郎梁天監中爲左戶尚書再遷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敘會卒

子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爲臨汝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

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
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豫章王長史
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相
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史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
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衆
散純爲人所殺純弟肅字景肅位司徒右長史

肅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
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
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

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荅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爲迎主簿甚被器遇景仁愛彪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彪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殮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廼獲焉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

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
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
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
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
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致大辟述表陳
邵先朝舊勲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訓納焉述語子綜曰主
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宜
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
謝述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
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

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
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
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
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緯尚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
爲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
貲郎子朏

朏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子隆鎮西
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朏尤被賞不捨曰父長
史王秀之以朏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朏知之事求還道
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爵羅者

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朏牋辭子隆曰
朏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咽況乃服義
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帶朏實庸流行能無算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褻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
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
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
渙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
春旅翻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
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

歸艤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薨履或存枉
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
集時荊州信去倚待朧執筆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
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朧接北使朧自以口訥啓讓見許明
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
誥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
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朧上表三
讓中書疑朧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
中范晔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
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

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顓並讓
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
闕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太官必讓便與詣闕
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朏讓優荅不許朏善草隸
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
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祐欲立江夏
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脫不堪不
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
求安國家爾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朏朏自以受恩
明帝不肯荅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朏懼見引即以

拓等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
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
江拓始安欲出朏爲東陽郡拓固執不與先是朏常輕拓
爲人拓常詣朏朏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旣而便停拓問
其故云定復不急拓以爲輕已後拓及弟祀劉渢劉晏俱
候朏朏謂拓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拓轉不堪
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
岫奏收朏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
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朏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
朏妻常懷刀欲報朏朏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

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朧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朧好獎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朧朧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朧及殷叡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朧子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謹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歎而

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為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為沈約早與眇善為制此書云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沖字秀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為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與人胡桀郤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禽手刃之時乱

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阨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剋建鄴丹楊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情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楊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

湊其不至者唯琨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
及琨等誅後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
方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直置並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
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為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
事皆諮決之府轉為中軍長史尋加晉陵太守復為驃騎
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
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
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
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偽薄
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

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楊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此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

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
變使無迹可尋卒官

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每有篇章對
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惠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
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
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
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
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曰文帝言臣小兒
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
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

康脩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
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竒靈運見其新文
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旣
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惠連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謝靈運安西將軍弈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
將軍父瑒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
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兒何爲不及我靈運少好學
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
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
國公例除貲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同司馬行參軍

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祕書丞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爲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旣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開

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
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
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
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
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
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祕書
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獎乃出使整祕閣
書遺闕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
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
寶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

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
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
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
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
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
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
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
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
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
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

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
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長瑜當今仲宣
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
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璿爲臨川
內史被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雍
璿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
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
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
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
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

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並詣第敘哀何昉謂袁淑曰長
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未宜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
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
暴風溺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
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
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
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
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未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
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
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

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
裸身大呼顓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
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洑以爲田文帝令
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顓堅執不與
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嶌湖爲田顓又固執靈運
謂顓非存利人政慮洑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顓遂隙
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
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
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

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
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
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
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勲參微管宜宥及後
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
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
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
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
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募之若得
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饑饉緣路

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
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
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
文章傳於世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
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昶死後顗
歷侍中僕射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嘗就徐羨
之因敘閑洛中事顗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
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邵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邵死何
閑興廢顗不悅衆賓笑而釋之後卒於會稽太守靈運子
鳳坐靈運徙嶺南早卒

鳳子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香皂至闇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爲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中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齊高帝爲領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

語取為長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為義興太守昇
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
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
出高帝對之甚歡齊受禪為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
上敕司徒褚彥回侍中謝朓散騎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
咺之摠明學士劉勰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
獨見用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真省常醉上召見語
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
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
超宗怨望荅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

司驢爲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
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
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藉超宗
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
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裘
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諂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
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
張敬兒女爲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
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上
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表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

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逵之奏彖輕文略奏撓
法容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免官禁
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雋行至豫章
上敕豫章內史虞棕賜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明生王
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
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王永先於獄盡之

才卿弟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雋詔家人不得相
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
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
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二召補國

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
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
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爲
大尉晉安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書侍御史
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
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
有凝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
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
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
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

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爲藻軍師長
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
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
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白楊石
井宅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
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
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後爲
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已
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
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閣省裸袒

酣飲及醉小遺下露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祿長史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殷憂在日黜昏啓聖於社稷之計蓋爲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昌明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揔已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傳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爲寒心可謂睹其萌矣然謝氏自晉以

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
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續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
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
茲言乃信惜乎

列傳第九

南史十九

列傳第十

南史二十

李

延壽

謝弘微

子莊

顯弟瀟

孫肱

曾孫諲

玄孫哲

肱弟顯

顯弟瀟

瀟弟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

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

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

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

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於弘微本服總親戚

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義熙初襲爵建昌縣

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

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
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
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
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
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爲烏
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
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
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
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
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

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
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
譙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
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
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
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詵直轡鮮不
躋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蘭勿輕一簣少進
徃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
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
兄多其小子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

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
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覓誅混
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
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
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
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
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
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
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
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

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為友弘微為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素踰時文帝即位為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

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
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
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
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慙
歎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
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
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
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
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
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

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
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
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
女夫殷叡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
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
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
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
產充穀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
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
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閔東鄉君葬混墓開弘

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
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
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
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
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
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
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
左右曰有二厨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
是文帝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
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

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為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大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鎮軍長史張暢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群

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表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
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
其賦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
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啟事密詣孝武
陳誠及帝踐祚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
議以為拒而觀釁有足表強驃騎竟陵王誕當為荊州徵
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
尅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
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孝建元年遷左將
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荅曰

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芳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荅
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
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
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聲礮礪爲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
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
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
時以爲知言于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臣聞功
傾魏后非特照車之珍德柔秦客豈徒祕璧之貴隆陂所
漸成敗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
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而進選之舉旣隳中代豈造之律

未聞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庇人濟俗匪更恣滯奚取九成
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泰焉殊升曆中陽英
賢起於徐沛受錄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
七隩愚之所育寔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
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鉤懸衡委之選部一人
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鏡難源之才使國
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
非私親踈嗣初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
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弘明賞罰成子舉三哲而身
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曰季稱冀缺而疇以田

菜張勃進陳湯而坐之弛爵此則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
彝鑒臣謂宜晉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
任得其才舉主廷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
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
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人親人之要寔歸守宰
故黃霸莅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
崇暉寵今莅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得
人不勤勞如此則上靡棄能下無浮謬考績之風載泰薪
槱之歌克昌初文帝卅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
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莅人以三周

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脇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綆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岌岌憊憊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晝夜惛憒爲此不復得朝脩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閣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三年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下以

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部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顗之並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檠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効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

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竒免官事在顏師伯傳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即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諫言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好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諫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傳待詔成其文甚工後爲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

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憲
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于世五子颺肫顥從淪世謂莊
名子以風月景山水颺位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

肫字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
山使肫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
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肫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
帝游姑孰敕莊攜肫從駕詔爲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
小重也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
膺肫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嘗敕肫與謝鳳子超

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肱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肱爲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肱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胡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肱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胡爲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胡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胡佯不知曰有何公

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胡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
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胡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
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旣而
武帝請誅胡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
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五年永明中爲義興太
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
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爲
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胡內圖止足且實
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胡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
力飲此勿豫人事胡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

南史列傳十一
不肩也建武四年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
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槩賜牀帳
褥席奉以卿祿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求
元中詔徵胤並不屈時東昏皆命迫遣會梁武帝起兵
及建鄴平徵胡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詔徵胡
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
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胡胡謀於
何胤胤欲獨高其節給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
胡輕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
徒尚書令胡辭脚疾不堪拜詣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

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胡宅宴語盡
歡胡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臨
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
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傳諸公事及朔望朝謁
三年元會詔胡乘小輿升殿胡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
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葬有詔攝職如
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
留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受焉是冬薨車駕出
臨哭謚曰靖孝武初胡爲吳興以難郊賦人收雞數千及
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護位司徒

右長史坐殺牛廢黜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
留一百荅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次子諲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
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子哲字穎豫美
風儀舉止醞籍襟情豁朗爲士君子所重在梁至廣陵太
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仕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
徒左長史卒謚康子

顥字仁悠朔第也少簡靜宋末爲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
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
雅左右爲之傾目省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

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長史

顥弟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厚爲資送性甚敏贍嘗與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俊其慙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湛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

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己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劬瀹謂曰身家太傳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爲訓對加領右軍將軍兄腦在吳興論啓公事猶晚瀹輒代胡爲啓上知非胡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胡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胡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嘗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齊武帝問王儉當

今誰能爲五言儉曰拙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
敕瀹撰碑文瀹子覽

覽字景條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平建鄴朝
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
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
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
味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項之即眞嘗侍坐受
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
賜詩云雙文旣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
華爲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

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後拜吏部
尚書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
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
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爲東道
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滌東海徐孝嗣並爲吳
興號爲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
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

覽第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
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闕爲太常博士與兄覽
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

也爲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
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耄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
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
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郡喪辭不赴歷位左
戶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瀹兄覽並經此職前代
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
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比度
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
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適適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
竹杖滑石書格薦之以况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

大同三年出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曾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東園進致詩往復爲虎丘山賦題于寺入爲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瀹齊時終此官累表乞改敕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解救輒賜假并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爲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于內臺上曰舉非止麻官已多亦人倫儀表父著公望悵恨

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捨
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邵
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譙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
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冠
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慙色舉
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常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
子嘏

嘏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仕梁為太子中庶子建安
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在周迪門後依陳寶
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先子

有文集行於世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位尚書僕射

舉兄子儔字國美父玄大仕梁侍中儔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荅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禔儔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儔卒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弘微立履所蹈人倫播美其世濟不隕蓋有馮焉敬冲出入三代驟經遷革遁俗之志無聞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貨財之累因偃成敬偃仰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謂矣 列傳第十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一

李

延壽

王弘

子錫曾孫融

錫子僧達

弘弟子微

兄遠遠子僧祐僧祐子籍

弘從孫瞻

弘玄孫冲

冲子瑒瑒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尅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

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叅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
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
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
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
彈卅子左衛率謝靈運為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
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舉武帝荅曰端右肅
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為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
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
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
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竝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

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
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
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許進號車
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弑罪將及誅弘
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
之旣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
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
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
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
弘書誠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

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
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辭分錄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
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
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許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
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恐宜更爲其制時議多不同弘
以爲謂之人士便無庶人之坐署爲庶人輒受人士之罰
不其頗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取罪其奴客庸何傷
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脩身閭閻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
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

守偷五疋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弘以爲
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踈慢事蹈重科宜進主守偷十
匹常偷五十疋死四十匹降以補兵至於官長以上荷蒙
榮祿冒利五匹乃已爲弘士人至此何容復加哀矜且此
輩人士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弘議弘
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
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十七爲全丁從之及弟曇
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歔弘斂容而已旣而彭
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旣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
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

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爲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旣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少嘗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荅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揔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

其故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然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子錫嗣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僧亮弟僧衍侍中僧衍弟僧達

僧達幼聰敏弘爲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闇誦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乏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

好學善屬文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鬪鴨爲
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
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
席舉論文義慧觀酬荅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郡文帝
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旣不宜作秦郡僧
達亦不堪莅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
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
取無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
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
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其後徙義興及元凶弑立

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
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
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爲長
史及即位爲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
相嘗荅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爲護軍
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爲吳郡太守時
朞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
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
萬荆江夏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
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

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荅逡巡便退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求籍之注以爲子改名元序啓文帝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阮欲誘

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
瑀奏請收案上不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
職文旨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
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
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鴈犬勿復游獵僧達荅曰家
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以歸順功
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
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
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
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

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
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
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
閤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
常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宥期等謀爲亂又結殿中將軍
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
經犯忤以爲終無悛心因高閤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
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
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
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時有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

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閣謀反不即聞
啓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爲廬陵內史未至
郡卒子融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
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
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
紹興家業啓齊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
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卽詎便可解
歷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毛惠秀畫漢武
北伐圖融因此上䟽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邪城射

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
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
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
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
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
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
問之曰秦西異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驚不若將旦
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
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

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
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
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
郭隗之故弁不能荅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
公輔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
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
入於湯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
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
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
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搥車壁曰車

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竝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病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荅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

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
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
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
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
納不逞扇誘荒僉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
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詎謗朝政歷毀王公謂
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荅融辭曰囚實
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揔髮迄將
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脊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
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接前

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大羊乍擾令囚草撰符
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
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張弄威聲應
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
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無主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
詩序接厲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
策用悚忤之情夙宵兢惕自循自省竝愧流言伏惟明皇
臨守普天蒙澤戾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
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商北寺相繼於
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

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
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
以才學爲融所賞旣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
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
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
準膽破融文集行於時

微字景玄弘弟光祿大夫鴉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
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以名著
初爲始興王友父憂去職微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
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

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爲光祿勳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確乎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

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
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
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
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祕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
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
遠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
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
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
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
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

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
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爲著
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
卿從可謂朝隱荅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
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
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
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爲友時人以爲妙選
齊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
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求明末爲太子中舍
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

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
徒請交竝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
黃門郎子籍

籍字文海仕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
欺也性頗不儉俄然為百姓所訟又為錢唐縣下車布政
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為詩慕謝靈運
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
有立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為輕車湘東王諮議參
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
幽劉琨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公事免及為中散大夫彌

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為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道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為十卷云

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字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為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脩士操涉獵書記善碁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

史晏誅出為晉陵太守繫已為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廉
平王故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
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之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
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
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廢簿
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卒謚康侯子長玄早卒
弘四弟虞柳瑀曇首虞字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深字景度
有美名位新安太守柳瑀事列于前曇首別卷

沖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胤光仕梁
位給事黃門侍郎沖母梁武帝妹新安公主卒於齊世武

帝深鍾愛沖賜爵東安亭侯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沖求解南郡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楊尹魏平江陵故帝為太宰承制以沖為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陳武帝受禪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楊尹參撰律令帝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元簡沖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瑒

瑒字子瑛沈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
陳武帝入輔以為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
子散騎常侍侍中父冲嘗為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冲曰
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宣帝即
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
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
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子

瑒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
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為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
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佗怒則召殺之瑜及憲

南史列傳十一 十四
竝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為侍中卒謚曰貞子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竝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倡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闕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一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二

李

延壽

王曇首

子僧綽
騫子規

孫儉
騫弟暕

曾孫騫
暕子承

詠

僧綽弟僧虔
慈弟志

僧虔子慈
志弟子筠

慈子泰
志弟彬

寂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荅曰旣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荅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

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豪不受於人為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

應須白獸幡銀字榮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
中丞傳隆下曇首曰既無異敕又闕幡榮雖稱上旨不
異單刺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
之守舊未為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榮致開門不時由
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
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譙集舉酒勸
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
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
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上所
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

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
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
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
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臨曇首勸弘減
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
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赧侍側
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
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即
位配饗文帝廟庭子僧綽嗣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

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
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叅
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叅掌大選究識流品任事咸盡其分
僧綽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
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
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
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遂
巡良久乃荅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
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
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上先

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劾於東宮夜
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
送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
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
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
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
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
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閤
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
劾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劾

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爲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

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王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王婿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

讓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為長史
帝夜召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
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
異後請問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
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
儉蒙公殊眚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
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
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
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
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

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
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
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開
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
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
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
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
齊桓滅譚那得有君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
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為鴈
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

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沖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

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
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
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
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
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
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旣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
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
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
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
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

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
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
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
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荅曰吾欲後世
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云
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
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
唐風事兼比屋亦旣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
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
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

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韞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荅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旣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勝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

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
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
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
化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
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
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
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
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
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
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

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
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
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
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
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楊尹三
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傳舊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
議接少傳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
始六年置摠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
人摠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
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旣立省摠明觀於儉宅開

學士館以摠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
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以文采相尚莫以

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
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竝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
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為八帙又別抄條目為十三卷朝儀
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
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
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
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
挿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

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伏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兼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_公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公_公倣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麀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

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
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楊丞
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
爲禍因褚彥回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
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
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
歸輜輶填咽非所欲也敕歲中不進一再見嘗從容謂諸
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
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

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
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元末召爲侍中不拜三年春枉矢
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
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
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
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
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荅云此田不
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
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
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情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

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爲尚書左丞
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卧不視
事徵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
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
每見必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
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
辯爲本州迎主簿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
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爲晉安王綱
雲麾諮議叅軍久之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龍封南

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
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爲丹楊
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
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朱异
嘗因酒卿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
僚稱慶規退曰可吊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
功難也昔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
入寇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
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
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

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玠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玠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玠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

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
集二十卷子襄魏剋江陵入長安

陳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
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陳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
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
始安王遙光薦陳及東海王僧孺除陳騎從事中郎天監
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
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
靖子承幼訓並通顯

承字安期初爲秘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

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暎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媼云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踈朗舉動和

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暎暎亦曰不墜其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暎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弁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秘書郎累遷秘書丞嘗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毗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為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溫子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
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
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
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
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
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
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
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
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
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

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吳興太守始

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徒
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
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
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
夔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尚書
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
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
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
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往
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

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
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楊
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
冤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
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
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
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
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
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
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

何如卿荅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具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治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竝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

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旣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辨凶具旣而疾愈因

畜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廩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驃駸駸恒欲度驂騑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荅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竝得名前代無

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郝
愔章草亞於右軍郝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
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
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
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
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晔與蕭
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旣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
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
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
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

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
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
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
爲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
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
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
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汝曾未
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
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
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

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超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

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
事因汝有感故略敘曾懷子慈

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
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表
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
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
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
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
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
以興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

南史列傳十一 十九
校尉司徒左長史慈患脚齊武帝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
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彥節女子觀
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未嘗交荅江夏王鋒為
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為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還
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
謚懿子泰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
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
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
不見喜愠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為齊明帝所害外生蕭

子友竝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為秘書
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秘書書圖散亂殆盡泰表
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真自過江
吏部郎不復興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
能稱職泰為之不為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
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
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泰
為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為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
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耒及選舉仍疾改
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夷子廓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彥回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為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

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
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撻服之僞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
志署名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爲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
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爲丹楊尹爲政清靜都下
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歛葬旣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
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衆悉稱
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
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
通賓客九年還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藁隸
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

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
醇厚所歷不以罪咎刻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憶賣之志
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
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普通四
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誣操素志
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
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
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
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

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
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
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
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
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
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爲
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
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
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
霓五的反次至墜石碓星及冰懸堦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

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
爲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
每公宴竝作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
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
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
言爲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竝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
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
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
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爲中書郎奉
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

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為一集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人
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為
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
出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舫他物稱是為
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祕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
長史及簡文即位為太子詹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
靡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為賊焚乃寓居
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
家人十三口同遇害人棄力積於空井中筠狀貌寢小長
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

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
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
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
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
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
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
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
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
所以范蔚宗云崔氏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
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

傳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揖弟彬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

弟寂

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悵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宝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礼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禀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二